史記

卷四十一之三
世家十一之三

十一巻 越王勾踐
十二巻 鄭
十三巻 趙

共三十

正義曰句踐越王名之今
越爲之周元王命爲伯之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

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定公

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湫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爲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

義曰言執持滿足之德雖
天能之癒教云天道盈而
不溢感而不驕
定傾危之討雖人能之
天代貴定傾人貴節
事乎此文反之

犬

識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恐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乎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買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稽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避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

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索隱曰閒音紀閑反閒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指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

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

（諸稽郢）二歲而吳歸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曰疥癬音介尠）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

越饑乃請糴於吳天爲棄之
吳不許諾之

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

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也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謂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

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爲子得罪○索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且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幎音覓顏野王云大巾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滎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

越曰九吾勿患我口勿傳以取
天下不難况於吳乎

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為菼執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二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句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顓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越世家

正義曰晉即韓魏之時三晉
滅其君已三十餘年矣

正義曰寶猶珍器也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二邑為楚所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鄰今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効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豁勝乎言畏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

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郯故郯國
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
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
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
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櫟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
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
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
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爲得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楚國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
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爲方城按此說劉氏爲得云邑徙衆少不足備秦嶢武二關之道也不
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

析先擊切

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
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
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
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
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
毛而目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
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
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
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尔時
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

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巴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徐廣曰龐一作寵○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鬬晉楚南復讎龐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脱況字耳讎當作犨犨邑名字誤耳則犨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徐廣曰無假一作西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伐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玉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户人也越絶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爲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

素王妙論二卷司馬遷撰

國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山三百里以為范蠡之邑

户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户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事越王勾踐
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
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
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
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
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
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

正義曰若主謀乎吾當鴟夷子皮弃之江中范蠡既去越比之子胥故自號之鴟夷用馬革為之故若榼也

正義曰畜許六切養也養五牸之耕田之廢停也居貯也停賤物貴而賣之也

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云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
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北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遣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

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毋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常之説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其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也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彊　檇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彊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趙世家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爲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大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皋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氾水縣古東虢叔之國

東虢君也又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
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鄶妘姓之國也百姓不附
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
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
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
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
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萬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
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
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
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

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
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
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
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
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虞翻
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㖩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㖩歷華君之土也
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說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
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
曰上求勿反下戸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
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
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

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
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
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 號太叔祭
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
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
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
人畔段段出走鄢 正義曰鄔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鄔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鄢音偃杜預云
鄢今鄢陵也 鄢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曰按今衛州
共城縣是也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 賈逵曰鄭地也○正義曰潁許
州臨潁縣是也 誓言曰不至黃泉 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毋相見
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 賈逵曰潁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潁
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爲潁墟故老
云是潁考叔故居即酈元注水經所謂潁谷也 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
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
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
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 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
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及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二
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 索隱曰杜預曰
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

猶憚不蔽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 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祊易許田各從其近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 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仲足是也此繻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眛並音迷 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 索隱曰左氏作祝聃 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亹爲三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亹子儀爲三蓋得之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 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

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轘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

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穨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

王出奔温立弟穨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撃周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索隱曰踕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名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

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索隱曰犕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犕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則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報○索隱曰音旣左傳作報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

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
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
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
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
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
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
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
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
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
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
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
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
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
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
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
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
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
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

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

何休云皇門郭門也

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從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

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索隱曰劉音潰鄒本一作弗一作沸左傳作費音扶未反）悼公元年鄦公（徐廣曰音許許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索隱曰睔音公遂反）訟不直楚因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纓）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髡頑）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

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晋楚三年相子駟欲自
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
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
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晋怒鄭與楚盟伐
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晋兵簡公欲與晋平楚又囚
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
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晋請衞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
曰四井爲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呉使延陵季子於
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
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
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

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
子產於晋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
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
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
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
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晋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
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
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

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於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因爲唐杜
氏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
地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
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
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
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生允
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
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
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

蓐黄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
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
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
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
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
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
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
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
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
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

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二十五里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洧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忘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

已或作巳誤

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三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繻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

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幷其國

大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虢鄶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毓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黍雖還
韓哀日盛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

正義曰盜驪淺色驪黑色也又曰驊黄也騮赤也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正義曰中音仲]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疋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耳之乘獻周繆王也]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分使馴調也並四曰乘並兩曰匹]繆王使造父

正義曰按穆王元年去趙[illegible]三百一十餘年也

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二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

一戎本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爲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

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從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穆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

國学紀聞云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姉為夫人今傳并表只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姉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荘姫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姉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

因学紀聞云屠岸賈誅趙氏殺
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
十五年左傳晉成公書將下軍
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
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
屠岸賈輙廁其間如此専恣
呂成公曰史記史於傳聞之差是
晉景公正處所云索莊姬子於
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
此趙嬰已死而云同括同時死
以二者致之見其謬

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本ナシ 趙後有子孫乎

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

及 本ナ

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詿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

諸將

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
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
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
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
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
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爲悼公晉
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
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
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
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
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

反一下反一 本無乃字

訂 本下

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
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
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
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
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
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
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
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
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曰我之帝所甚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

本ナ 扁鵲

正義曰學謂受下教命也

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録也謂當時即記録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之七世靜公三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公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

晣星歷切其字從白晣白是言於帝側見子晣白分明記識之

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七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皐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娃嬴吳廣之女姚娃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晣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晣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

義曰簡子問何姓又延之何官也

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

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因之晉陽乃告邯鄲
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
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
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爲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
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
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
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
叔變變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
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又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爲中
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遨姓荀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
吉射荀寅佗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

正義作韓不信注同韓簡子之信本作倭之

嬰父晉大夫也遂吉射以范皋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
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
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
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
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
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
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爲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
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爲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
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
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
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

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并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

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二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減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正義曰音斗合作枓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鈄也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雒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正義曰馮音憑依也左衽胡服也界即介也乘乃被甲

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
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
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
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
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顀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
（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栢絮按蓋在龍門河
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
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
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
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

赤

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爲同）
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
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
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
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
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
地）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
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黄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爲
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
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
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浣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魯非也）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

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

立獻侯

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

使本作便

正歌者田彼彼氣行皃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
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説烈
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
中尉徐越爲内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也賜
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
及説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
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
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
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
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拔

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
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
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
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
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
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
雪三年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
敗我藺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
之五年伐齊于鄄正義曰濮州鄄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
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
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

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社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
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琅邪入海括
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
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
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
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
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
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
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侯與韓昭
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

國本上圜

正義曰葛孽二城名

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
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
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水側十九年與齊宋會平
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與即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
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
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楹
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也屋梠之兩頭起者
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洺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
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
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

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盂縣西有白鹿淵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

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盖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大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尒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疏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十

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疪音疋婢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登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煮沐頭髮即黑也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正義曰按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冑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

臏頻忍切脛骨之

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爲九門）爲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西南六十三里也）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臏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爲並趙西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爲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爲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爲敵弱（正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

序　本亦序

正義曰驅音區驅盡也驅世謂盡一世間以笑我也

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趙簡子襄子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爲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譏累也
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拔慢之
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
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
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
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
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
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

然

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
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
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今夷元弟也夷平也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
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
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
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
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
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
使緤謁之叔索隱曰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

正義曰徇才也

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芊姓也世本云越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卻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秫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

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正義曰上音計下力追反〕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

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廣曰戰國策作紹〕〔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異義內盛曰器盂椀之屬也外盛曰械刀鋸之屬也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顔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辟處山谷而人皆夷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楡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荊陘山也在幷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幷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鴟上之關也）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鴟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

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爲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

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

藉音謝〻無變改之心

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貧孰甚焉變貧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爲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

正義傑依乘良〻之失意〻又乳子世家傑然若喪家之狗

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

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閉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一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綦毋邃曰鷇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鷇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在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爲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魯陽縣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徐廣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

理志云大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
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
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姓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
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正義
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
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
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
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
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

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
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
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
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
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
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
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
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
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
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兩川之間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

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
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
夫滅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
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
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
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
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并皇置上
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微此也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
屬澤州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
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
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
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
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
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
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
徐廣曰紀年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根柔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
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反巠分徐廣
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巠音邢分字誤當作
山字耳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隃即鴈門山也按西先

聲相近蓋陘山西隃二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爲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皋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肥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肥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鄴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鄴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

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拔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

隱曰燕周趙人爲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正義曰今營州也歐代地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略代地人衆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音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

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爲號也虞喜志林云馬服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晳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姓嬴之子也如系家討之則

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
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
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
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
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
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
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

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
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
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
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

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
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
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
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
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
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
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
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
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
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
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
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
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
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
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
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
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
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孰之義也言
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穫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
也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發證反蠶食桑葉漸進以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爲夫夫三
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

呼說太字不讀

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陵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

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子孫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也)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衆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

魏公子無忌亦來救 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鄗爲公子無忌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 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 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齕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一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 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索隱曰徒父祺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 十一年城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 徐廣曰廥廐之名音膾○索隱曰廥積芻藁之處爲火所燒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 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 十五年

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 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平和也 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 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也 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 正義曰二人皆燕將姓也 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 正義曰襄擧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

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邪子勳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按蓋謂龍兌也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爲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觧石嶮井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六十七里也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徐廣曰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也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義曰人爲姓名也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矣春平君者

正義曰韓皐未詳

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正義曰上音傅下音邸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阿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孝成王卅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唯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武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理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也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坼墻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

先堂說地以草木爲毛今案地文此後立藏生毛果如言地生毛一尺餘

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陵房思故鄉則爲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爲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辛居伯魯　簡夢翟犬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建立非所　頗收不用

王遷囚虜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110X
557
34